



上海艺术沙龙丛书  
海上油画名家实录  
主编 龚云表



# 蒋昌一



上海书店出版社

# 蒋昌一

上海艺术沙龙丛书

海上油画名家实录

龚云表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上油画名家实录·蒋昌一 / 龚云表主编.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3. 7  
(上海艺术沙龙丛书)  
ISBN 7-80678-101-3

I. 海... II. 龚... III. 油画 - 作品集 - 上海市 -  
现代 IV. J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47323 号

策 划	张继平 葛千涛 李锡田
主 编	龚云表
责任编辑	李远涛
特约编辑	王 燕
技术编辑	张伟群 邢宇萍(特邀)
装帧设计	唐 泓

设计制作 上海御世图文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海上油画名家实录·蒋昌一

---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a href="http://www.ewen.cc">www.ewen.cc</a> <a href="http://www.shsd.com.cn">www.shsd.com.cn</a>
印 刷	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X1194m/m 1 / 20
印 张	4.0
出版日期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书 号	ISBN7-80678-101-3/J.57

---

定 价 35.00





蒋昌一

蒋昌一

原上海油画雕塑院院长

国家一级美术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原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

原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绘画艺术委员会主任

原上海市艺术系列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兼美术专业组副组长

现居美国纽约，职业画家

2011/11

# 总序

油画，作为一种从西方移植而来的异质文化，从它来到中国本土的那一刻起，一直到进入多元发展、全面繁荣的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油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上海这座以开放精神和“海纳百川”的恢弘气度著称于世的城市，始终以其独有的开拓性和开创性在其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在中国油画发展的历史中凡是占有一席之地之著名油画家，也几乎无一不与上海这个中国油画的发祥地，有着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中国油画的发展，既受到世界文化发展总趋势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本土文化的内在制约。它既具有西方文化发展的基因，又要能存活在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气候和土壤之中。它是在中西文化不断碰撞与融合中诞生、成长和发展的。上海所具有的巨大的文化包容性和自由竞争的环境，为这种碰撞与融合，提供了最佳的空间和结合部。翻开一部中国油画史，无论是写实派、现代派，还是苏派、前卫派，抑或是抽象主义、具象表现主义、新古典主义，凡是在中国曾经出现或正在出现的各种油画艺术流派和风格，都能在上海油画的艺术坐标系中找到相应的位置。而在这些位置上，都站立着一批卓有建树、足以垂范画史的油画名家，他们正透过自己所建构的历史，显示出熠熠的光彩。他们也正如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以新的形，尤以新的色来写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灵魂。”

这套“海上油画名家实录”丛书中收入的油画家，艺术风格各异，艺术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并且都有各自的时代印记。但是有一点则是相同的，即他们都已在或将在上海油画的历史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

历史是由无数个人并由这些个人所编织的动人故事和所创造的辉煌业绩构成的。油画史也同样如此。我们相信，读者通过对收入这套丛书的油画家的生活经历、艺术生涯和创作面貌的了解，庶几对于上海油画的发展历程，能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并从中梳理出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我们还相信，这套丛书不仅因为每位油画家从作品到创作思想的全面呈现而具有文献上的价值，更会因为向人们提供了宝贵的参照和借鉴而被赋予提升现实、指引未来的重要意义。上海艺术沙龙和上海书店出版社倾注巨大的热情和力量，策划、编辑、出版这套丛书的初衷和主旨，正在于此。

编者

2003年5月

# 目 录

## 总序

## 自传

岁月留痕 ..... 2

## 作品

老人像 ..... 16

修路的喇嘛 ..... 17

前辈画家周碧初先生 ..... 18

对镜 ..... 19

知音 ..... 20

红鲤结伴来 ..... 21

琴韵 ..... 22

遐想 ..... 23

悦目 ..... 24

站在窗前的少女 ..... 25

庭院深深 ..... 26

余音袅袅 ..... 27

凤凰于飞 ..... 28

良辰 ..... 29

庭院 ..... 30

知音之二 ..... 31

逸志 ..... 32

龙凤呈祥 ..... 33

迎春 ..... 34

闲情 ..... 35

绣花图 ..... 36

思 ..... 37

春风又绿江南 ..... 38

年年有余 ..... 39

采莲图 ..... 40

晨曦 ..... 41

春雨 ..... 42

小港 ..... 44

树阴 ..... 46

普林斯顿大学校园 ..... 48

大雪 ..... 50

冬日阳光下的雪景 ..... 52

菊花与郁金香 ..... 53

梨与芒果 ..... 54

荷 ..... 55

## 谈艺录

艺术随想五则 ..... 58

一 油画的用笔 ..... 58

二 不同艺术流派的并存互补 ..... 60

三 写生、临摹、默写三者的有机结合 ..... 62

四 对我创作题材的思考 ..... 63

五 画家的“分内”与“分外” ..... 65

## 艺术年表

自  
传

# 岁月留痕

## 一 对美术产生兴趣

儿时喜欢画画，日后竟成了自己的专业。回想起来，每个人选择自己的职业，大概都会有一个缘由。在我很小的时候，因父亲工作调动的的原因，我们全家从上海搬迁到南京。隔壁马姓邻居家中有一位长我近十岁的大男孩，经常在画画，而且画得很好。他的一个弟弟和我一般大小，平时常在一起玩耍，因此我便经常在他们的家里看他哥哥画画，一看就看得很久。也许是他父亲在区政府工作的关系，他家的客堂里一直挂着中国和苏联领袖的画像。画像很大，都是他自己画的。记得当时，大约是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在不长的时间内苏联更换了几位领导人，马林科夫、布尔加宁等，他就随时画新的领袖像。整张铅画纸大小的画，在我们小孩子眼里已经是很大的了。当时的感觉是很佩服，觉得画画的人本事真大。时间长了自己也很喜欢涂涂画画了，加上父母亲的鼓励，个人的爱好和潜能也许不知不觉就在这种外界的影响之下，逐步显现出来。

到了读初中时，植物、动物课的老师需要将课本里的插图放大，做教学挂图（50年代的条件不能和现在相比，现在教学挂图在书店里都有供应），于是老师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放学回家做好家庭作业后再画挂图，经常画得很晚，但仍然兴趣浓浓，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每当挂图挂在黑板上，同学投来赞许的目光，说真的，自己还真有一点“成就感”。日后回想起这段往事，觉得这不仅仅是培养了画画的兴趣，而且在点滴的积累中，逐渐养成了一种凡事要把它做好的认真负责的习惯。

## 二 实现学画的愿望

现在走进书店，各种有关美术基础知识和技法类的书籍，多得数不胜数。而在50年代末，这类书籍是非常少的。哈定先生所编著的《怎样画铅笔画》与《怎样画人像》成了我们这一代初学者的绘画范本，从中吸收了



一周岁时



与哥哥和大弟弟

不少营养。反反复复地翻阅和在喜欢画画的同学之间借来借去，书被弄得破损不堪，可惜后来遗失了，倘能保存下来，倒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未曾想到，几十年后，和哈定先生能够成为同事，也真可谓世事难料，这是后话。

1959年，初中将要毕业，升学在即。正在此时看到了南京艺术学院附中的招生简章。高兴之余，认真做了准备，递交报考材料，取得了准考证，一切都算顺利。学校的招生范围是华东地区，同时也因为艺术院校的招考时间早于一般的学校，考生也就特别多。学校很大的体育馆临时腾出，地上铺满垫子，供外地的考生住宿、休息。素描写生考场内，鸦雀无声，只有铅笔在纸上游走发出刷刷响声，监考老师在考生中间慢慢地踱来踱去，时而驻足观看，气氛显得有点紧张。有的考生把对象画得很小很小，画面空空荡荡，明显缺乏构图基本常识；有的考生则手里握着一大把各种各样软硬浓淡不同的铅笔，画起来功架十足，非常老练……经过一番考试，上过考场，也算“见过世面”。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心头总是七上八下、惴惴不安。直到收悉录取通知书，成为在众多考生中60名被录取的幸运儿之一，一心想学习绘画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随着学习进展，对专业有了一定认识，理解到招考老师选择学生，除了看考试时画面的效果，同时观察考生的作画过程，更注重考生的基本方法、基本条件和可塑性，并不太在意考生当时的熟练程度，毕竟是附中的入学考试，学习还是以以后的事。

初入学校，求知心切，促使我们很想了解学校的一切，也包括对附中和本科老师的熟悉。对附中众多的“小”学生们，当然还不熟悉，老师对于学生来讲，他们的学识、修养、言行包括教学中的一切，都为同学们所注目。苏天赐老师任教于本科，以后在长时间的逐步了解、熟悉的过程中，苏天赐老师对于艺术怀有的那份激情，甘于寂寞、执着追求、勤奋探索、矢志不渝和坦荡真诚、不事张扬的作风以及在油画中融合了东方艺术神韵而形成个人鲜明的艺术风格，这许多方面，无形之中给了我很大的影响。

三年附中学习阶段，正值1958年“大跃进”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资匮乏，各种生活用品都要凭票定量供应，连作画的铅画纸，也是质地松软、颜色灰黄；粮食供应更显得紧张，生活处于勒紧裤腰带状况。但是能够踏进艺术学校的大门，实现了学习绘画的愿望，其他的一切，似乎都显得并不那么重要了。那时我们都刚满16岁，同学中有的来自大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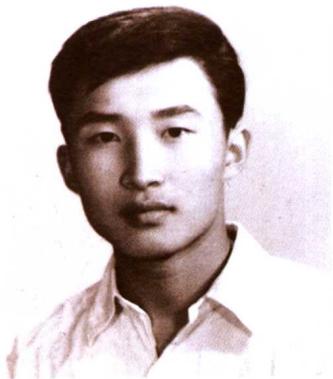
1966年，看俄罗斯画家赛洛夫的画册



1963年，与同学们在南京艺术学院（前排左三为作者）



1965年，在南京艺术学院与同学在一起（中为沈行工）



1966年，大学毕业时



1971年，在大庆油田

市，也有的来自农村，艺术对于我们来讲还处于启蒙和憧憬阶段，置身校园，周围的一切显得那么新鲜、好奇和深奥。教学楼里宁静、平和，走廊上顺序安放着一尊尊比真人还大的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石膏像，“维纳斯”、“大卫”、“摩西”、“挣扎的奴隶”、“拉奥孔”……穿行其间会情不自禁地轻轻放慢和收紧脚步；四周镜框里展示着同学的优秀作业，浸淫在从来未曾体验过的艺术氛围之中。当时“中国留苏学生作品展”正在各大艺术院校巡回展出，应该说这是我们学艺以来看到最为精彩的展览。展品挂在学校体育馆四周和临时搭起的隔墙上。苏联出版的画册虽看过不少，但现在能够从这些作品中直接看到中国留苏画家的艺术才华和绘画技巧，也间接地从这些作品中领略到苏联绘画艺术的神韵，当时已经觉得非常过瘾了。罗工柳、肖峰、李天祥、全山石、徐明华等留苏画家闯入了我们的心间，张华青是南艺的老师，为我们所熟悉。展出的作品，使我们看得流连忘返。求知欲望和好学精神，促使我们见好就学，图书馆是同学常常相聚的地方，苏联的《艺术家》、《创作》和《星火》杂志，是那时我们惟一能够看到的国外期刊，没有多少时间，借书卡上便排了长长的一串。列宾、赛洛夫、苏里可夫、列维坦等俄国著名油画大师已为我们非常熟悉，并深深地产生着影响。尽管印刷品和原作色彩相差甚远，但我们还是会对照着画册，反复临摹。当我们身处画室，挂起窗帘，在灯光的照射下，洁白的石膏像明暗交错、层次分明。铅笔不断地在铅画纸上走动，起伏此起彼伏，刷刷作响。在聚精会神宁静的气氛之中，偶尔有同学不当心碰到后排的画架，发出短暂的响声并伴随着轻轻的道歉声，一会又恢复正常。“骨排效应”难得也会发生，这时会乱作一团。画室的墙角吊放着真人骨架，起初同学们看了害怕，日子长了也就习以为常。

从石膏几何形体，耳、眼、鼻、嘴局部石膏像，到石膏头像、简单的静物、胸像、全身，再到人物写生、街头速写、创作构图；素描、水彩、水粉、油画、国画、图案构成……由简到繁、循序渐进，时而兴奋、时而沮丧。当时各地兴办各种类型的阶级教育展览，同学们经常被调去帮忙，绘画能力得到了锻炼，无形之中成了实习的课堂。在老师引领、同学之间相互切磋进程中，接受严格而全面的美术基本功训练，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在学艺道路上。日后事业得以发展，与最初几年扎实的基础绘画教育不无关系。道理再简单不过：要建造好高楼，必须先把基础打坚实。

从事艺术教育的老师，尤其是担负基础课教育的老师，对于刚刚入门的初学者来说，尤为重要。他们的学识、思维方式和教学方法等，往往会在很长的时间里影响学生的发展。大凡画家都希望成名，惟有老师，要教好学生，必须将主要精力甚至全部精力倾注在教学上，默默耕耘，送走一班，又接一班，长此以往。正因为如此，对于在各个学习阶段培养我们的老师我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和感激之情。

校园绿化很好，清新的空气中经常散发出一阵阵松节油的特殊香味，我常常情不自禁地追随着这种芬香的气味踏进本科油画专业的画室。实在说不出这种“松节油情结”的由来，仿佛对这种气味有一种特别的敏感。油画专业的画室终究和附中的画室很不一样。室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室内的气氛却能给人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光线透过倒斗形的天窗柔和地投下，室内中心明亮，扩散到四周渐渐暗淡下去，画架、镜子、模特儿平台、取暖炉具、衬布散布其间；静物、人物、石膏像……明暗层次分明、凹凸有致统一在和谐的环境之中。每当置身其间都会产生一种与平常完全不同的感受和对绘画产生的渴望。油画，这种具有很强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绘画形式，正在吸引着我，并且成了以后所认定的专业方向。

嗅觉和视觉、听觉、触觉一样，经常能唤起人们的回忆，似曾相识的气味常常能引来藏在记忆深处的情景，又一次次被翻阅。松节油在日后的作画过程中逐渐用得少了，但不论过了多久，每当闻到这种松节油香味所引起的记忆，却清晰无误、历历在目。

### 三 升入本科，继续深造

事情的发展往往都不能十全十美，有时总会或多或少地缺少那么一部分，让你必须加倍地去努力，才能如愿以偿，也许这就是天意。

时间流逝，寒暑交替，三年附中的学习很快过去。1962年，附中毕业在即，我和其他许多同学一样，满怀信心地准备通过考试升入本科油画专业继续深造。就在此时，出现了新的情况：由于历年来从全国各艺术院校毕业的油画、国画等绘画专业的毕业生源源不断，而画院之类的专业创作单位所能吸收接纳的人数少之又少，当时国家采取统一分配方式，都要落实工作，所以许多绘画专业的毕业生都面临毕业之后改变专业从事实用美



1971年，与老师和大庆美术训练班学员在一起（中排右四为作者）



## 工业学大庆

1971年，作品“工业学大庆”

术的现状，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出现了矛盾。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南京艺术学院决定1962年油画、国画专业暂停招收新生，只招收装潢专业，名额十人。情况的变化，使60名毕业生都必须重新作出选择。当时促使我们决定报考南艺装潢设计专业继续学业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是学校招收的虽是装潢设计专业，但强调注重培养学生的多方面能力，绘画课程仍然占很大比例；二是油画和装潢设计表现手法虽然不同，但造型能力、色彩知识、基础理论还是相通的；三是经过附中三年的学习，学校、老师和学生之间相互都很了解，这种关系和环境对继续深造比较有利。

经过考试，我被本科录取。然而这次却少了初中毕业，报考南艺附中时的那种不确定感以及等待录取通知书时的那种不安、期待的感觉。这是连自己也感到奇怪的。

主修专业改变了，但对绘画的酷爱，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当然这也意味着大学期间我们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幸运的是学校的老师在教学过程中确实很注重全面发展和培养学生多方面的专业能力，教学不僵化。只要学生在很好完成装潢设计学业的前提下，钻研绘画，不仅没有受到“专业思想不稳定”的指责，有时反而会得到鼓励。日后的学业成绩和事业发展，表明了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即使是不同专业，也可以触类旁通、相得益彰。

## 四 难忘的“社教”运动

1964年全国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工作组大多由机关和大专院校师生组成。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经历了十个月的社教运动，这段经历虽与教学无关，但却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我们所到的农村是苏北涟水县。这里土地宽广而平坦，但是土质极差，是很难生长庄稼的盐碱土壤，白色的盐碱浮在土层表面，看上去如同深秋初冬下霜一般。当时的政策不允许发展其他副业，因此长期以来农民大多是靠政府救济过日子。生活之艰苦，不是亲眼所见，简直难以想象。冬天冷了，政府发放棉衣、棉裤，没有什么内衣绒衣之类的衣着，光着身子穿棉袄，热了敞胸露肚，冷了则把棉衣裹紧，找根草绳拦腰一扎。春天转暖，便把棉花掰掉，当作夹袄，到了夏天，干脆赤膊。待到冬天再靠政府发放，



1986年，在上海展览馆举办广告学术活动，请澳大利亚广告联合会专家来沪讲学



80年代，市文化局领导来美术设计公司参加公司大会

这样年复一年。寒冬腊月，许多小孩只在上身套件破棉袄，下身光着屁股，围着土盆烧玉米芯烤火取暖，夏天赤脚或穿草鞋，冬天则穿上用芦花和草绳混合编结的当地人称“毛窝子”的“鞋子”。在这种“鞋子”的下面装上木板，也颇能应付下雨天气。睡觉的“床”，是把玉米杆横放堆平，边上打两个木桩，然后铺上一张用芦杆压扁编织的席子，“床上”一条露出棉絮的被子，就是一家人御寒的用品。全年的主食就是山芋、山芋藤叶、胡萝卜，再有少量的玉米、黄豆，所不同的只在于鲜货和干货。现代的观点这些都是健康食品，但一年到头都吃这些主食，大概也不会健康。

就是在这样困苦的生活条件下，清查干部的“四不清”，查来查去也只是些队干部在晚上开会之后掰点玉米黄豆充饥的鸡毛蒜皮的事情，没有什么“战果”可言，倒是通过十个月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切切实实体会到中国广大农民那种朴实、敦厚和惊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及生活能力。直到我们回到城市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不时想起生活在那里的人们。

## 五 走出校门，进上海美术设计公司

四年的大学生活也很快过去了。毕业创作刚结束，即将毕业分配之际，碰上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用多说，毕业分配工作也被搁置起来。顿时，一切都被改变了，每个人也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这场运动中去。大字报铺天盖地，大串连席卷全国，高音喇叭四处响起、昼夜不停……过去还是宁静的校园，现在却变成了“战场”；昔日受人尊敬的教授，今日则成了批判的对象……一切令人不安、费解，但又必须去理解。当时一些头脑发热的同学烧掉了图书馆的很多珍贵资料，一夜之间又砸毁了许许多多的石膏像，残片堆在室外，偌大的校园一片狼藉。那些翻制精致，结构准确的石膏像，每尊后面都镶着一块铜牌，据说是刘海粟先生早年从法国带回中国，其他艺术院校的不少石膏像就是根据这些原模再翻制的。多年来，这些石膏像或是安放在学校教学楼的走廊上，或是储存在库房里，供教学借用。过去，这些看似没有生命的石膏像默默地伴随着我们度过了长达七年从附中到本科的读书生涯，成为我们那段时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每尊雕像的形体、块面、结构以致翻制时模具拼接所留下的细小痕迹都是那样的熟悉，无数只学子的手曾经把它们轻轻地托



80年代，开发上海公交车车辆身广告新领域



80年代，和美术设计公司先进工作者合影（前排右三为作者）



80年代，举办美术设计公司退休职工新春茶话会（中排右六为作者）



1986年，在法国巴黎参观访问



1986年，在巴黎卢浮宫《蒙娜丽莎》前



1987年，参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国际第三世界广告大会

起，小心翼翼地移动，又轻轻地放下。从库房到画室、又从画室到库房，反复地转换位置，惟恐有所损坏。倘若不慎沾上了灰尘，也有同学会马上掏出手帕将之轻轻拂去。铅笔一支支更换，纸张用了一张又一张，素描写生知识就在这些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然而如今这些无辜的石膏雕像却被人破坏，残缺不全、面目全非地铺满一地。

喧闹终于过去，宁静了很长一段时间，等来了毕业分配。同窗七年之久的同学，告别了学校、老师，各自走上了工作岗位，投入到社会之中。

1967年，我被分配到上海美术设计公司工作，环境不一样了，但一样的是仍然在进行着“文化大革命”。不久，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上层建筑领导斗、批、改，上海文化系统美术单位和社文单位奉命集中在河南中路原上海博物馆学习、改造。有一段时间还住在那里。原先历代珍贵的文物展品都从展橱中被搬走，出空了展厅，大家统铺睡在地板上，过着“军事化”的生活，统一时间起床、出列、早请示、吃饭开会、晚汇报、熄灯睡觉。每逢开大会，集中在上博大厅里，按营连排班编制列队站齐，宽大的厅堂里寂静无声，工宣队、军宣队领导一声“坐下”口令，“刷”的一声，不论年老、年少、男的、女的，所有的人都齐刷刷地席地而坐。大厅的建筑实在好，高挑明亮、坚实无比。地面铺满大理石，其间镶着非常精致的图案纹样，很是好看。寒冷天气，坐在这样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一两个小时的会议中都不曾移动，阵阵寒气自下而上，真是苦了我们这批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

以后的日子里，大会、小会，在“五七”干校学习，去农村劳动，备战、疏散、军训、拉练……接连不断。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专业学科都冷落萧条，惟独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等得以生存发展，而且也确实锻炼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人才。画领袖像、画样板戏、画宣传画，搞各种各样的展览……任务倒也不断。只要有任务被派出去画画，不仅可以暂时脱离冗长的大会、小会，也是磨练业务的最好时光，人人向往。在当时，为出版社画画，作品是不署个人名字的，署名被视为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表现，一律都是“集体创作”，署名为“文化系统某营某连集体创作”。那时，只要有机会被抽调出去画画，接触专业，高兴还来不及，根本不会去计较署不署名。

1971年1月，我被指派和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画院等单位的几位画

家在工宣队和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负责人带领下，去了大庆油田。在那里生活了三个多月，任务是举办一期美术学习班，辅导大庆油田的基层美术工作者，另外我还有创作一幅“工业学大庆”宣传画的任务。这是一次相处融洽、生活艰苦而很受感动的经历。60年代初，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为了甩掉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帽子，以王进喜同志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硬是以革命加拼命、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精神，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在东北荒原上开发出了大庆油田，把我国的石油工业推了上去，为国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战天斗地”这个词在当时已经用滥了，但我觉得这四个字用在大庆石油工人身上，却还是非常贴切的。

王进喜同志生前所在的1205钻井队是石油战线上的一个标兵，更是全国的一面旗帜。盛名之下，压力也就更大。一、二月份正值北方最寒冷季节，钻井队仍然24小时不停地工作。石油钻台上，高高矗立着井架，工人们接连不断地把一根根钻杆打入地下，几百米甚至千米以上，打到预定深度，然后再把钻杆一根根拔起卸下。钻井工人操作庞大的机器，打大钳消耗体力之大，自不必说，拔起的钻杆，带着泥浆、油污，顺着钻杆流淌、洒下，淋在钻井工人们脸上、身上，在零下二十几度寒冷的气温下，很快就结成了冰。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袄，站在室外时间长一点就冷得吃不消，而钻井队工人们长年累月、不分寒暑、夜以继日地在这种艰苦条件下作业。野外工作流动性大，住的是车厢般的活动房屋，吃的是高粱米饭和大白菜，更谈不上有什么文化娱乐生活。如此艰苦劳累的工作，非一般人所能承受，而钻井队工人们则毫无怨言地坚守在岗位上。看到这种情景，谁都会为之感动。

1978年，法国19世纪巴比松画派作品在上海展览馆展出。“文革”之后，西方国家如此高水平、大规模的艺术珍品来中国展出尚属首次，在全国美术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撼和巨大轰动。从全国各地来沪参观者蜂拥而至，入场券一票难求。展出期间，我有幸参加了临摹工作，负责临摹博耐尔的大幅作品《耕牛》。能有较多的时间，面对艺术大师的作品近距离的观看、分析、研究和临摹，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以后又获得了几次机会，在国外来沪展览会上，面对原作，临摹作品。通过一系列的临摹，不仅在油画技法上获得许多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同时对古典写实主义绘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而更重要的是对自己艺术发展道路起到很大的作



在临摹安格爾的作品前



在上海美术馆临摹

用，受益匪浅。

1979年，我在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举办的油画进修班进修，为期一年。走出校门后，工作了十多年，再有机会进修，无疑大有裨益，也是一件十分开心的事情。

在选用干部注重“四化”的前提下，1985年，我从一般的业务创作干部的位置上，被推上了上海美术设计公司主要领导工作岗位，还担任了中国广告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广告协会副会长等职务。对我而言，面对着一个过去未曾经历过的全新的工作领域。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广告行业从极“左”思想影响之下刚刚开始解放出来，处于复苏阶段。工作的转换，使我亲身经历并参与了这个转变时期诸如制定有关广告政策法规、普及和推广广告知识、培养广告人才、开发应用广告新技术、开辟广告新领域和策划筹办首届上海广告展评赛等工作。同时，把美术设计公司从过去比较被动的服务政治、服务社会的一个文化事业单位转型到以广告、装潢、布置设计为主体多种经营的体制上来，提升公司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以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

## 六 在上海油画雕塑院

根据市文化局的安排，1988年1月，我从上海美术设计公司调到上海油画院担任院长。首先便遇上了院里首次高级职务评审工作以及另外一大堆急待解决的问题。

油画院同属市文化局领导，我过去和院里的不少画家雕塑家也多有接触和联系，对我来讲，并不生疏，这为我开展工作提供了方便。

我认为上海油画雕塑院是一个以艺术创作、研究为主的专业性学术机构。首要任务就是出作品、出理论、出人才。艺术创作、理论研究和学术活动等方面在上海乃至全国要有前导作用。而出作品、出理论的关键是出人才。因此院里的创作队伍建设问题始终是工作重点，包括原有创作人员创作水平再提高和适时吸收院外包括外地在内的出类拔萃的优秀艺术创作人才。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也要适时少量吸收善于从事经营、管理和设计的人才。在政策、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争取做到人才流动，优胜劣汰。院长在抓好以上工作的同时，要为院内的艺术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创造



在上海美术馆临摹



1988年，与哈定夫妇在哈定先生作品展座谈会上



1989年，和油画院部分画家在南京参观全国美展